古今小說





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大禹塗山御座開　諸侯玉帛走如雷
防風謾有專車骨　何事茲辰最後來

此篇言語乃胡曾詩昔三皇禪位五帝相傳舜之時洪水滔天民不聊生舜使鯀治水鯀無能其水横流舜怒將鯀殛於羽山後使其子禹治水禹疏通九河皆流入海三過其門而不入會天下諸侯於會稽塗山遲到俟期者斬惟有防風氏後至禹怒而斬之棄其屍于原野後至春秋時越國於野外掘得一骨專

車言一車只載得一骨節諸人不識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防風氏骨也被禹王斬之其骨尚存有如此之大人也當時防風氏正不知長大多少古人長者最多其性極淳醜陋如獸者亦多神農氏頂生肉角豈不聞昔人有云古人形似獸却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今日說三個好漢被一個身不滿三尺之人聊用微物都斷送了性命昔春秋列國時齊景公朝有三個大漢一人姓田名開疆身長一丈五尺其人生得面如噀血目若朗星雕觜魚腮板牙無縫此時曾隨景公獵於桐山忽然於西山之中赶起

一隻猛虎來其虎奔走逕撲景公之馬馬見虎來驚倒景公在地田開疆在側不用刀鎗雙拳直取猛虎左手揪住項毛右手揮拳而打用脚望面門上踢一頓打死那隻猛虎救了景公文武百官無不畏懼景公回朝封爲壽寧君是齊國第一個行霸道的却說第二個姓顧名冶子身長一丈三尺面如潑墨腮吐黃鬚手似銅鈎牙如鋸齒此人曾隨景公渡黃河忽大雨驟至波浪洶湧舟船將覆景公大驚見雲霧中火塊閃爍戲于水面顧冶子在側言曰此必是黃河之蛟也景公曰如之奈何顧冶子曰主公勿慮容臣

死活相托
君一心報
全節晏子
丞相下風

斬之拔劍裸衣下水少刻風浪俱息見顧冶子手提鼋頭躍水而出景公大駭封爲武安君這是齊國第二個行霸道的第三個姓公孫名捷身長一丈二尺頭如累塔眼生三角板肋猿背力舉千斤一日秦兵犯界景公引軍馬出迎被秦兵殺敗引軍赶來圍住在鳳鳴山公孫捷用鐵鬪一條約至一百五十觔殺入秦兵之內秦兵十萬措手不及救出景公封爲威違君這是齊國第三個行霸道的這三個結爲兄弟誓說生死相托三個不知文墨禮讓在朝廷橫行視君臣如同草木景公見三人上殿如芒刺在背一日

楚國使中大夫靳尚前來本國求和。原來齊楚二邦乃是隣國，二國交兵二十餘年，不曾解和。楚王乃命靳尚爲使，入見景公奏曰：齊楚不和，交兵歲久，民有倒懸之患。今特命臣入國講和，永息刀兵。俺楚國襟三江而帶五湖，地方千里，粟支數年，足食足兵，可爲上國。王可裁之，得名獲利。却說田顙、公孫三人大怒，叱靳尚曰：量汝楚國，何足道哉！吾三人親提雄兵，將楚國踐爲平地，人人皆死，個個不留。喝靳尚下殿，教金瓜武士斬訖報來。楷下轉過一人，身長三尺八寸，眉濃目秀，齒白唇紅，乃齊國丞相，姓晏名嬰，字平仲。

前來喝住武士備問其詳斬尙說了晏子便教放了斬尙先回本國吾當親至講和乃上殿奏知景公三人大怒曰吾欲斬之汝何故放還本國晏子曰豈不聞兩國戰爭不斬來使他獨自到這裡擒住斬之隣國知道萬世笑端晏嬰不才憑三寸舌親到楚國令彼君臣皆頓首謝罪於堦下尊齊爲上國並不用刀兵士馬此計若何三士怒髮衝冠皆叱曰汝乃黃口侏儒小兒國人無眼命汝爲相擅敢亂開大口吾三人有誅龍斬虎之威力敵萬夫之勇親提精兵平吞楚國要汝何用景公曰丞相既出大言必有廣學且

待入楚之後，若果獲利，勝似興兵，三士曰，且看保護小兒這回爲使，若折了我國家氣槩，回來時，砍爲肉泥，三士出朝，景公曰，丞相此行，不可輕忽，晏子曰，主上放心，至楚邦，視彼君臣如土壤耳，遂辭而行，從者十餘人跟隨車馬，已至郢都，楚國臣宰奏知，君臣商議曰，齊晏子乃舌辯之士，可定下計策，先塞其口，令不敢來下說詞，君臣定計了，宣晏子入朝，晏子到朝門，見金門不開，下面闢板止留半段，意欲令晏子低頭鑽入，以顯他矮小，辱之，晏子望見下面便鑽，從人急止之，曰彼見丞相矮小，故以辱之，何中其計，晏子

大笑曰汝等豈知之耶吾聞人有人門狗有狗竇使於人卽當進人門使於狗卽當進狗竇有何疑焉楚臣聽之火急開金門而接晏子傍若無人昂然而入至殿下禮畢楚王問曰汝齊國地狹人稀乎晏子曰臣齊國東連海島西跨魏秦北拒趙燕南吞吳楚雞鳴犬吠相聞數千里不絕安得爲地狹耶楚王曰地土雖濶人物稀少晏子曰臣國中人呵氣如雲沸汗如雨行者摩肩立者並跡金銀珠玉堆積如山安得人物稀少耶楚王曰既然地廣人稠何故使一小兒來吾國中爲使耶晏子答曰使於大國者則用大人

使於小國者則當用小兒因此特命晏嬰到此楚王
覻臣下無言可答請晏嬰上殿命座侍臣進酒晏子
欣然暢飲不以為意少刻金爪簇擁一人至筵前其
人口稱寃屈晏子覻之乃齊國帶來從者問得何罪
楚臣對曰來筵前作賊盜酒器而出被戶尉所獲乃
眞贓正犯也其人曰寔不曾盜乃戶尉圖賴晏子曰
眞贓正犯尚敢抵賴速與吾牽出市曹斬之楚臣曰
丞相遠來何不帶誠寔之人令從者作賊其主豈不
羞顏晏子曰此人自幼跟隨極知心腹今日為盜在
何難見昔在齊國是個君子今到楚國却為小人乃

風俗之所變也吾聞江南洞庭有一樹生一等果其名曰橘其色黃而香其味甜而美若將此樹移于北方結成果木乃名枳寔其色青而臭其味酸而苦名謂南橘北枳便分兩等乃風俗之不等也以此推之在齊不爲盜在楚爲盜更復何疑楚王大慙急離御座拱手於晏子曰眞乃賢士也吾國中大小公卿莫不及一願賜見教一聽嚴命晏子曰王上安坐聽臣一言齊國中有三士皆萬夫不當之勇久欲起兵來吞楚國吾力言不可齊楚不睦蒼生受害心何忍焉今臣特來講和王上可親詣齊國和親結爲唇齒之

邦歃血爲盟若隣國加兵互相救應永無侵擾可保
萬年之基業若不聽臣禍不遠矣非臣相謊願王裁
之王曰聞公之才寡人情願和親但所患者齊三士
皆無仁義之人吾不敢去晏子曰王上放心臣願保
駕聊施小計教三士死於大王之前以絕兩國之患
楚王曰君三士俱亡吾寧爲小邦年朝歲貢而無怨
晏子許之楚王乃大設筵席送令先去饋後收拾進
獻禮物而至晏子先使人歸報齊景公聞之大喜令
大小公卿盡隨吾出郭迎接丞相三士聞之轉怒晏
子至景公下車而迎慰勞已畢同載而回齊國之人

三士情形[illegible]

看者塞途晏子辭景公出府次日入宮見三士在閣下博戲晏子進前施禮三士亦不回顧傲忽之氣旁若無人晏子侍立久之方自退入見景公說三士如此無禮景公曰此三人如常帶劍上殿視吾如小兒久必篡位矣素欲除之恨力不及耳晏子曰主上寬心來朝楚國君臣皆至可大張御宴待臣於筵間畧施小計令三士皆自殺何如景公曰計將安出晏子曰此三人者皆一勇匹夫並無謀畧若如此如此禍必除矣景公喜次日楚王引文武官僚百餘員車載金珠器玩之物親至朝門景公請入楚王先下拜景

公恃眷禮罷、二君分賓主而坐、楚王令羣臣羅拜堦下、楚王拱手伏罪曰、二十年間、多有冒犯、今因丞相之言、特來請罪、薄禮上貢、望乞恕納、齊景公謝訖、大設筵宴、二國君臣相慶、三士帶劍立於殿下、昂昂自若、晏子進退揖讓、並不諂於三士、酒至半酣、景公曰、御園金桃已熟、可採來筵間食之、須臾一宮監金盤內捧出五枚、齊王曰、園中桃樹、今歲止收五枚、味甜氣香、與他樹不同、丞相捧盃進酒、以慶此桃、上古之蹟、桃樹難得、今園中有此五枚、爲希罕之物、晏子捧玉爵行酒、先進楚王、飲畢、食其一桃、又進齊王、飲畢、

好計

食其一桃、齊王曰、此桃非易得之物、丞相合二國和好如此大功可食一桃、晏子跪而食之賜酒一爵、齊王曰、齊楚二國、公卿之中、言其功勲大者、當食此桃田開疆挺身而出、立於筵上而言曰、昔從主公獵于桐山、力誅猛虎、其功若何、齊王曰、擎王保駕、功莫大焉、晏子慌忙進酒一爵、食桃一枚、歸於班部、顧冶子奮然便出曰、誅虎者未爲奇、吾曾斬長蛟於黃河、救主上回故國、覷洪波巨浪、如登平地、此功若何、王曰此縣世之功也、進酒賜桃、又何疑哉、晏子慌忙進酒賜桃、公孫捷揎衣破步而出曰、吾曾於十萬軍中、手

掉鉞闖救主公出、軍中無敢近者、此功若何、齊王曰、據卿之功、極天際地、無可比者、爭奈無桃可賜、賜酒一盃、以待來年、晏子曰、將軍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遲、以此無桃、掩其大功、公孫捷按劍而言曰、誅龍斬虎、小可事耳、吾縱橫於十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力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食桃、受辱於兩國君臣之前、爲萬代之恥笑、安有面目立於朝廷耶、言訖、遂拔劍、自刎而死、田開疆大驚、亦拔劍而言曰、我等微功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吾之羞恥、何日可脫、言訖、自刎而死、顧冶子奮氣大呼曰、吾三人義同骨肉

誓同生死，二人既亡，吾安能自活，言訖，亦自刎而亡，晏子笑曰，非二桃不能殺三士，今已絕慮，吾計若何，楚王下坐拜伏而嘆曰，丞相神機妙策，安敢不伏耶，自今以後，永尊上國，誓無侵犯，齊王將三士敕葬于東門外，自此齊楚連和，絕其士馬，齊為霸國，晏子名揚萬世，宣聖亦稱其善，後來諸葛孔明曾為梁父吟，單道此事，吟曰

步出齊城門　遙望蕩陰里
里中有三墳　纍纍正相似
問是誰家冢　田疆顧冶氏

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理
一朝被讒言　二桃殺三士
誰能爲此謀　相國齊晏子

又滿江紅詞一篇古人單道此事詞云

齊景雄風因習戰、海濱噴氣、正馳驅、忽逢猛獸、衆皆驚絕、壯士開疆能奮勇、雙拳殺虎身流血、救君危、拜爵寵恩榮、真豪傑○顧冶子、除妖孽、強秦戰、公孫捷、笑三人恃勇、在齊猖獗、只被晏嬰施小巧、二桃中計皆身滅、齊東門、纍纍有三墳、荒郊月

二十五卷終


這畫眉殃以殺
死沈秀



第二十六卷

沈小官一鳥害七命

飛禽惹起禍根芽　七命相殘事可嗟
奉勸世人須鑑戒　莫教兒女不當家

話說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海寧郡武林門外北新橋下有一機戶姓沈名昱字必顯家中頗爲豐足娶妻嚴氏夫婦恩愛單生一子取名沈秀年長一十八歲未曾婚娶其父專靠織造段疋爲活不想這沈秀不務本分生理專好風流閒要養畫眉過日父母因惜他一子以此教訓他不下街坊隣里取他一箇渾

名叫做沈鳥兒每日五更提了畫眉奔入城中、柳林裡來拖畫眉、不只一日忽至春末夏初天氣不煖不寒、花紅柳綠之時、當日沈秀侵晨起來、梳洗罷、喫了些點心、打點籠兒盛着個無比賽的畫眉、這畜生只除天上有、果係世間無、將他各處去鬭、俱鬭他不過、成百十貫贏得、因此十分愛惜他如性命一般、做一個金漆籠兒、黃銅鈎子、哥窰的水食罐兒、綠紗罩兒、提了在手、搖搖擺擺、逕奔入城往柳林裡去拖畫眉、不想這沈秀一去死於非命、好似

猪羊進入宰生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當時沈秀提了畫眉、逕到柳林裡來、不意來得遲了、些衆拖畫眉的俱已散了、淨蕩蕩黑陰陰沒一箇人往來、沈秀獨自一箇把畫眉掛在柳樹上叫了一回、沈秀自覺沒情沒緒、除了籠兒正要回去、不想小肚子一陣疼、滚將上來、一塊兒蹲到在地上、原來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叫做主心餜飩、一名小腸疝氣、每常一發一箇小死、其日想必起得早些、况又來遲衆人散了、沒些情緒、悶上心來、這一次甚是發得兇、一跤倒在柳樹邊、有兩箇時辰不醒人事、你道事有輳巧、物有偶然、這日有箇箍桶的、叫做張公、挑着擔兒、

罵之何忒小不又之狀

逕往柳林裡穿過褚家堂做生活遠遠看見一箇人倒在樹邊三步那做兩步近前歇下擔兒看那沈秀臉色臘查黃的昏迷不醒身邊並無財物止有一個畫眉籠兒這畜生此時越叫得好聽所以一時見財起意窮極計生心中想道終日括得這兩分銀子怎地得快活只是這沈秀當死這畫眉見了張公分外叫得好張公道別的不打緊只這個畫眉少也值二三兩銀子便提在手却待要走不意沈秀正甦醒開眼見張公提着籠兒要鬭身子不起只口裡罵道老忘八將我畫眉那裡去張公聽罵這小猢猻的忒也

一個

嘴尖我便拿去他倘爬起趕來我倒反喫他虧一不做二不休左右是歹不却去那桶裡取出一把削桶的刀來把沈秀按住一勒那灣刀又快力又使得猛那頭早滾在一邊張公也慌張不東觀西望恐怕有人撞見却擡頭見一株空心楊柳樹連忙將頭提起丢在樹中將刀放在桶內籠兒掛在擔上也不去褚家堂做生活一道烟逕走穿街過巷投一個去處你道只因這個畫眉生生的害了幾條性命正是

人間私語　天聞若雷
暗室虧心　神目如電

當時張公一頭走一頭心裡想道我見湖州墅裡客店內有個客人時常要買虫蟻何不將去賣與他一遥望武林門外來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數却好見三個客人兩個後生跟着共是五人正要收拾貨物回去却從門外進來客人俱是東京汴梁人內中有個姓李名吉販賣生藥此人平昔也好養畫眉見這箍桶擔上好個畫眉便叫張公借看一看張公歇下擔子那客人看那畫眉毛衣并眼生得極好聲音又叫得好心裡愛他便問張公你肯賣麽此時張公巴不得脫禍便道客官你出多少錢李吉轉看轉好便道

與你一兩銀子、張公自道着手了、便道本不當計較
只是愛者如寶、添些便罷、那李吉取出三塊銀子、秤
秤看到有一兩二錢、道也罷遞與張公、張公接過銀
子、看一看、將來放在荷包裏、將畫眉與了客人、別了
便走、口裏道、發脫得這禍根、也是好事了、不上街做
生理、一直奔回家去、心中也自有些不爽利、正是

作惡恐遭天地責　欺心猶怕鬼神知

原來張公正在湧金門城腳下住、止婆老兩口兒、又
無兒子、婆兒見張公回來、便道、篩子一條也不動緣
何又回來得早、有甚事幹、張公只不荅應、挑着擔子

逕入門歇下轉身開上大門道阿婆你來我與你說
話恰纔如此如此謀得這一兩二錢銀子與你權且
快活使用兩日兒歡天喜地不在話下却說柳林裡
無人來往直至巳牌時分兩個挑糞莊家打從那裡
過見了這沒頭屍首擋在地上喫了一驚聲張起來
當坊里甲隣佑一時嚷動本坊申呈本縣本縣申府
次日差官吏仵作人等前來柳陰裡檢驗得渾身無
些傷痕只是無頭又無苦主官吏回覆本府本府差
應捕挨獲兇身城裡城外紛紛亂嚷却說沈秀家到
晚不見他回來使人去各處尋不見天明央人入城

尋時只見湖州墅嚷道柳林裡殺死無頭屍首沈秀的娘聽得說想道我的兒子昨日入城拖畫眉至今無尋他處莫不得是他連叫丈夫你必須目進城打聽沈昱聽了一驚慌忙自奔到柳林裡看了無頭屍首仔細定睛上下看了衣服却認得是兒子大哭起來本坊里甲道苦主有了只無兇身其時沈昱逕到臨安府告說是我的兒子昨日五更入城拖畫眉不知怎的被人殺了望老爺做主本府發放各處應捕及巡捕官限十日内要捕兇身着沈昱具棺木盛了屍首放在柳林裡一逕回家對妻說道是我兒子被

人殺了。只不知將頭何處去了。我已告過本府。本府着捕人各處捉獲兒身。我且自買棺木盛了。此事如何是好。嚴氏聽說大哭起來。一交跌倒。不知五臟何如。先見四肢不舉。正是

身如五鼓銜山月　氣似三更油盡燈

當時眾人灌湯。救得甦醒。哭道。我兒日常不聽好人之言。今日死無葬身之地。我的少年的兒。死得好苦。誰想我老來無靠。說了又哭。哭了又說。茶飯不喫。丈夫再三苦勸。只得勉强過了半月。並無消息。沈昱夫妻二人商議。兒子平昔不依教訓。致有今日禍事。喫

人殺了、沒捉獲處也只得沒奈何但得全屍也好不
若寫個帖子、告稟四方之人、倘得見頭全了屍首待
後又作計較、二人商議已定、連忙便寫了幾張帖子、
滿城去貼、上寫告知四方君子、如有尋獲得沈秀頭
者、情愿賞錢一千貫、捉得兇身者、愿賞錢二千貫、將
此情告知本府、本府亦限捕人尋獲、亦出告示道、如
有人尋得沈秀頭者、官給賞錢五百貫、如捉獲兇身
者、賞錢一千貫、告示一出、滿城哄動不題、且說南高
峰脚下、有一個極貧老兒、姓黃、渾名叫做黃老狗、一
生爲人魯拙、擡轎營生、老來雙目不明、止靠兩個兒

子度日大的叫做大保小的叫做小保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巴巴急急口食不敷一日黄老狗叫大保小保到來我聽得人說甚麼財主沈秀喫人殺了沒尋頭處今出賞錢說有人尋得頭者本家賞錢一千貫本府又給賞五百貫我今叫你兩個別無話說我今左右老了又無用處又不看見又沒趁錢做我情願個發跡快活你兩個今夜將我的頭割下埋在西湖水邊過了數日待沒了認色却將去本府告賞共得一千五百貫錢却強似今日在此受苦此計大妙不宜遲倘被別人先做了空折了性命

只因這老將失志說了這幾句言語況兼兩個兒子又是愚蠢之人不省法度的正是

口是禍之門　舌是斬身刀
閉口深藏舌　安身處處牢

當時兩個出到外面商議小保道我爺說這一計大妙便是做主將元帥也沒這計策好便好了只是可惜沒了一個爺大保做人又狠又獃道看他左右只在早晚要死不若趁這機會殺了去山下掘個坑埋了又無踪跡那裡查考這個叫做趁湯推又與做一抹光天理人心又不是我們逼他他自叫我們如此

如此小保道好個好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動手二人計較已定却去東奔西走賒得兩瓶酒來父子三人喫得大醉東倒西歪一覺直到三更兩人爬將起來看那老子正齁齁睡着大保去灶前摸了一把廚刀去爺的項上一勒早把這顆頭割下了連忙將破衣包了放在床邊便去山腳下掘個深坑扛去埋了也不等天明將頭去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水處埋了過半月入城看了告示先走到沈昱家報說道我二人昨日因捉蝦魚在藕花居邊看見一個人頭想必是你兒子頭沈昱見說道若果是便賞你一千貫錢

一分不少，便去安排酒飯，喫了，同他兩個逕到南屏山藕花居湖邊，淺土隱隱蓋着一頭，提起看時，水浸多日，澎漲了，也難辨別，想必是了，若不是時，那裡又有這個人頭在此。沈昱便把手帕包了，一同兩個逕到府廳，告說沈秀的頭有了。知府再三審問二人，各道因捉蝦魚，故此看見，並不曉別項情由。本府准信，給賞五百貫，二人領了，便同沈昱將頭到柳林裡，打開棺木，將頭湊在項上，依舊釘了，就同二人回家。嚴氏見說兒子頭有了，心中歡喜，隨即安排酒飯，管待二人，與了一千貫賞錢，二人收了，作別回家，便造房

屋買農具家生二人道如今不要似前撞騙我們勤力耕種挑賣山柴也可度日不在話下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過了數月官府也懈了日遠日疎俱不題了却說沈昱是東京機戶輪該解段疋到京待各機戶段疋完日到府領了解批回家分付了家中事務起身此一去只因沈昱看見了自家虫蟻又屈害了一條性命正是

非理之財莫取　非理之事莫爲

明有刑法相繫　暗有鬼神相隨

却說沈昱在路饑飡渴飲夜住曉行不只一日來到

東京把段疋一一交納過了取了批回心下思量我聞京師景致比別處不同何不閒看一遭也是難逢難遇之事其名山勝槩庵觀寺院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偶然打從御用監禽鳥房門前經過那沈昱心中是愛虫蟻的意欲進去一看因門上用了十數個錢得放進去閒看只聽得一個畫眉十分叫得巧好仔細看時正是兒子不見的畫眉那畫眉見了沈昱眼熟越發叫得好聽又叫又跳將頭顛沈昱數次沈昱見了想起兒子千行淚下心中痛苦不覺失聲叫起屈來口中只叫得有這等事那掌管禽鳥的校

尉喝道這厮好不知法度這是甚麽所在如此大驚小怪起來沈昱痛苦難伸越叫得響了那校尉恐怕連累自已只得把沈昱拏了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便喝道你是那裡人敢進內御用之處大驚小怪有何寃屈之事好好直說便饒你罷沈昱就把兒子拖畫眉被殺情由從頭訴說了一遍大理寺官聽說呆了半餉想這禽鳥是京民李吉進貢在此獄何有如此一節隱情便差人火速捉拏李吉到官審問道你爲何在海寧郡將他兒子謀殺了郤將他的畫眉來此進貢一一明白供招免受刑罰李吉道先因往杭

州買賣行至武林門裡撞見一個箍桶的擔上掛着這個畫眉是吉因見他叫得巧又生得好用價一兩三錢買將回來因他好巧不敢自用以此進貢上用並不知人命情由勘官問道你却賴與何人這畫眉就是實跡了實招了罷李吉再三哀告道委的是問個箍桶的老兒買的並不知殺人情由難以屈招勘官又問你既是問老兒買的那老兒姓甚名誰那裡人氏供得明白我這裡行文拿來問理得實即便放你李吉道小人是路上逢着買的實不知姓名那裡人氏勘官罵道這便是含糊了將此人命推與誰償

官府只取見成是大贓證

捱這畫眉，便是實蹟，這厮不打不招，再三拷打，打得皮開肉綻，李吉痛苦不過，只得招做，因見畫眉生得奸巧，一時殺了沈秀，將頭拋棄，情由，遂將李吉送下大牢監候，大理寺官具本奏上朝廷，聖旨道，李吉委的殺死沈秀，畫眉見存，依律處斬，將畫眉給還沈昱，又給了批廻，放還原籍，將李吉押發市曹斬首，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枯桑

當時恰有兩個同與李吉到海寧郡來做買賣的客人，蹤跡不下，有這等冤屈事，明明是買的畫眉，我欲待替他申訴，爭奈賣畫眉的人雖認得，我亦不知其

姓名、況且又在杭州、竟倒不辯得、和我連累了、如何出豁、只因一個畜生、明明屈殺了一條性命、除我們不到杭州、若到、定要與他討個明白、也不在話下、却說沈昱收拾了行李、帶了畫眉、星夜奔回、到得家中、對妻說道、我在東京替兒討了命了、嚴氏問道、怎生得來、沈昱把在內監見畫眉一節、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嚴氏見了畫眉、大哭了一場、覩物傷情、不在話下、次日沈昱提了畫眉、本府來銷批、將前項事情告訴了一遍、知府大喜道、有這等巧事、正是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休說人命關天豈同兒戲知府發放道既是兒身被着斬首可將棺木燒化就是叫人將棺木燒了就撒了骨殖不在話下却說當時同李吉來杭州賣生藥的兩個客人一姓賀一姓朱有些藥材逕到杭州湖墅客店內歇下將藥材一一發賣訖當爲心下不平二人逕入城來探聽這個箍桶的人尋了一日不見消耗二人悶悶不已回歸店中歇了次日又進城來却好遇見一個箍桶的擔兒二人便叫住道大哥請問你這裡有一個箍桶的老兒這般這般模樣不知他姓甚名誰大哥你可認得麼那人便道客官我道

榴行裏止有兩個老兒一個姓李住在石榴園巷內一個姓張住在西城腳下不知那一個是二人謝了逕到石榴園來尋只見李公正在那裡劈篾二人看了卻不是他又尋他到西城腳下二人來到門首便問張公在麼張婆道不在出去做生活去了二人也不打話一逕且回正是未牌時分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遠遠望見一個箍桶擔兒來有分直教此人償了沈秀的命明白了李吉的事正是恩義廣施人生何處不相逢冤讐莫結路逢狹處難迴避其時張公望南回來二人朝北而去卻好劈面撞見張公不

認得二人、二人却認得張公、便擱住問道、阿公高姓張公道小人姓張、又問道莫非是在西城府下住的張公道便是問小人有何事幹二人便道我店中有許多生活要緝要尋個老成的做、因此問你、你如今那裡去張公道回去、三人一頭走、一頭說直走到張公門首張公道、二位請坐喫茶、二人道今日晚了、明日再來、張公道明日我不出去了專等專等二人作別、不回店去、逕投本府首告、正是本府晚堂直入堂前跪下、把沈昱認畫眉一節李吉被殺一節撞見張公買畫眉一節、一一訴明、小人兩個不平、特與李吉

討命，望老爺細審張公不知怎地得畫眉，府官道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兇身已斬了，再有何事，二人告道大理寺官不明，只以畫眉爲實，更不推詳來歷，將李吉明白屈殺了，小人路見不平，特與李吉討命，如不是實，怎敢告擾，望乞憐憫做主，知府見二人告得苦切，隨即差捕人連夜去捉張公，好似

數隻皁雕追紫燕　一羣猛虎啖羊羔，

其夜眾公人奔到西城腳下，把張公背剪綁了，解上府去，送大牢內監了，次日知府升堂，公人于牢中取出張公跪下，知府道你緣何殺了沈秀，反將李吉償

命今日事露天理不容喝令好生打着直落打了三十下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再三拷打不肯招承兩個客人并兩個仵當齊說李吉便死了我四人見在眼同將一兩二錢銀子買你的畫眉你今推卻何人你若說不是你你便說這畫眉從何來實的虛不得支吾有何用處張公猶自抵賴知府大喝道畫眉是真贓物這四人是真證見若再不招取夾棍來夾起張公驚慌了只得將前項盜取畫眉勒死沈秀一節一一供招了知府道那頭彼時放在那裡張公道小人一時心慌見側邊一株空心桑樹將頭丢在中

究理不化

判個

問隨提了畫眉逕出武林門來偶撞見三個客人兩
個伴當問小人買了畫眉得銀一兩二錢歸家用度
所供是實知府令張公畫了供又差人去拘沈昱一
同押着張公到於柳林裡尋頭哄動街市上之人無
數一齊都到柳林裡來看尋頭只見果有一株空心
柳樹眾人將鋤放倒眾人發一聲喊果有一個人頭
在内提起看時端然不動沈昱見了這頭定睛一看
認得是兒子的頭大哭起來昏迷倒地半餉方醒遂
將帕子包了押着張公逕上府去知府道既有了頭
情真罪當取具大枷枷了腳鐐手杻釘了押送死囚

牢裡牢固監候知府又問沈昱道當府那兩個黃大保小保又那裡得這人頭來請賞事有可疑今沈秀頭又有了那頭却是誰人的隨即差捕人去拿黃大保兄弟二人前來審問來歷沈昱眼同公人逕到兩山黃家捉了弟兄兩個押到府廳當廳跪下知府道殺了沈秀的兒身已自捉了沈秀的頭兒已追出你弟兄二人謀死何人將頭請賞一一承招免得喫苦大保小保被問口隔心慌荅應不出知府大怒喝令吊起拷打半日不肯招承又將燒紅烙鐵烙他二人熬不過死去將水噴醒只得口吐真情說道因見父

親年老有病伶仃、一時不合將酒灌醉、割下頭來、埋
在西湖藕花居水邊、含糊請賞知府道你父親屍骸
埋在何處、兩個道就埋在南高峰脚下、當時押發二
人到彼掘開看時、果有没頭屍骸一副埋藏在彼依
先押二人到於府廳回話道、南山脚下、淺土之中、果
有沒頭屍骸一副、知府道有這等事、眞乃逆天之事、
世間有這等惡人、口不欲說、耳不欲聞、筆不欲書、就
一頓打死他、倒乾淨、此恨怎的消得、喝令手下不要
計數先打一會、打得二人死而復醒者數次、討兩面
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裡牢固監候、沈昱并原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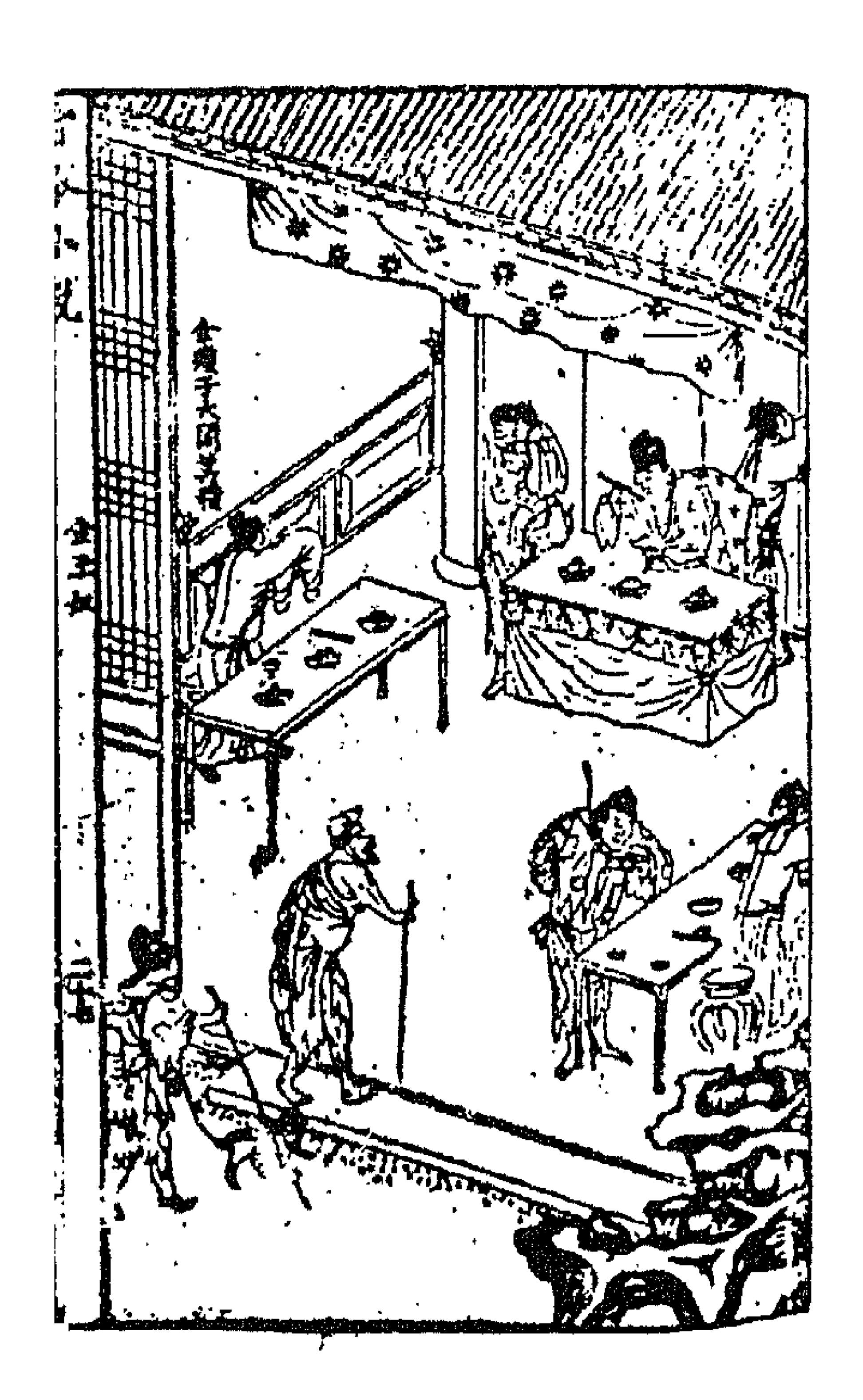
宰家聽候隨即具表申奏將李吉屈死情由奏聞奉
聖旨着刑部及都察院將原問李吉大理寺官好生
勘問隨貶爲庶人發嶺南安置李吉平人屈死情實
可矜着官給賞錢一千貫除于孫差役張公謀財故
殺屈害平人依律處斬加罪凌遲剮割二百四十刀
分屍五段黃大保小保貪財殺父不分首從俱各凌
遲處死剮二百四十刀分屍五段梟首示衆正是

湛湛青天不可欺　未曾舉意早先知
勸君莫作虧心事　古往今來放過誰

一日文書到府差官吏仵作人等將三人押赴木驢

上清投謁今三日得御婆退分處梟首示衆其時張婆聽得老兒要剮來到市曹上指望見一面誰想怕作見了行刑牌各人動手碎剮其實兒險驚得婆兒魂不附體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絆跌得重了傷了臟回家身死正是

積善逢善　積惡逢惡
仔細思量　天地不錯


金蝦子大鬧芙蓉亭



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枝在墻東花在西　自從落地任風吹
枝無花時還再發　花若離枝難上枝

這四句乃昔人所作棄婦詞言婦人之隨夫如花之附於枝枝若無花逢春再發花若離枝不可復合勸世上婦人事夫盡道同甘同苦從一而終休得慕富嫌貧兩意三心自貽後悔且說漢朝一個名臣當初未遇時節其妻有眼不識泰山棄之而去到後來悔之無及你說那名臣何方人氏姓甚名諱那名臣姓

朱名買臣，表字翁子，會稽郡人氏。家貧未遇，夫妻二口，住於陋巷蓬門。每日買臣向山中砍柴，挑至市中賣錢度日。性好讀書，手不釋卷，肩上雖挑却柴擔，手裡兀自擒着書本，朗誦咀嚼，且歌且行。市人聽慣了，但聞讀書之聲，便知買臣挑柴擔來了，可憐他是個儒生，都與他買。更兼買臣不爭價錢，憑人估值，所以他的柴比別人容易出脫。一般也有輕薄少年及兒童之輩，見他又挑柴，又讀書，三五成羣，把他嘲笑戲侮，買臣全不爲意。一日其妻出門汲水，見羣兒隨着買臣柴擔拍手共笑，深以爲恥。買臣賣柴回來，其妻

勸道你要讀書便休賣柴要賣柴便休讀書許大年紀不痴不顛却做出恁般行徑被兒童笑話豈不羞死買臣答道我賣柴以救貧賤讀書以取富貴各不相妨由他笑話便了其妻笑道你若取得富貴時不去賣柴了自古及今那見賣柴的人做了官却說這沒把鼻的話買臣道富貴貧賤各有其時有人算我八字到五十歲上必然發跡常言海水不可斗量你休料我其妻道那算命先生見你痴顛模樣故意要笑你你休聽信到五十歲時連柴擔也挑不動餓死是有分的還想做官除是閻羅王殿上少個判官等

你去歡買臣道姜太公八十歲尚在渭水釣魚遇了
周文王以後車載之拜為尚父本朝公孫弘丞相五
十九歲上還在東海牧豕整整六十歲方纔際遇今
上拜將封侯我五十歲上發跡比那兩
個還早你須耐心等去其妻道你休得攀今吊古那
釣魚牧豕的胷中都有才學你如今讀這幾句死書
便讀到一百歲只是這個嘴臉有甚出息晦氣做了
你老婆你被兒童恥笑連累我也沒臉皮你不聽我
言拋却書本我决不跟你終身各人自去走路休得
[illegible]誤了買臣道我今年四十三歲了你再等七年便

是五十前長後短你就等耐也不多時直待富貴恰
我而去後來須要懊悔其妻道世上少甚挑柴擔的
漢子懊悔甚麼來我若再守你七年連我這骨頭不
知餓死於何地下你倒放我出門做個方便活了我
這條性命買臣見其妻決意要去留他不住嘆口氣
道罷罷只願你嫁得丈夫強似朱買臣的便好其妻
道好歹強似一分兒說罷拜了兩拜欣然出門而去
頭也不回買臣感慨不已題詩四句於壁上云

嫁犬逐犬　嫁雞逐雞
妻自棄我　我不棄妻

賢有抱才聖主旌清遺人於得賢智

買臣到五十歲時、值漢武帝下詔求賢、買臣到西京上書待詔、公車同邑人嚴助薦買臣之才、天子知買臣是會稽人、必知本土民情利弊、即拜為會稽太守馳驛赴任、會稽長吏聞新太守將到、大發人夫修治道路、買臣的後夫亦在役中、其妻蓬頭跣足隨伴送飯、見太守前呼後擁而來、從旁窺之、乃故夫朱買臣也、買臣在車中、一眼瞧見還認得是故妻、遂使人招之、載於後車、到府第中、故妻羞慚無地、叩頭謝罪、買臣教請他後夫相見、不多時後夫喚到、拜伏於地、不敢仰視、買臣大笑、對其妻道、似此人未見得強似我

朱買臣也其妻再三叩謝自悔有眼無珠願降爲婢妾伏事終身買臣命取水一桶潑於階下向其妻說道若潑水可復收則汝亦可復合念你少年結髮之情判後園隙地與汝夫婦耕種自食其妻隨後夫走出府第路人都指着說道此即新太守夫人也於是羞極無顏到於後園遂投河而死有詩爲証

漂母尚知憐餓士　親妻忍得棄貧儒
早知覆水難收取　悔不當初任讀書

又有一詩說欺貧重富世情皆然不止一買臣之妻也詩曰

盡看成敗說高低　誰識蛟龍在汚泥

莫怪婦人無法眼　普天幾個負羈妻

這個故事是妻棄夫的，如今再說一個夫棄妻的，一般是欺貧重富，背義忘恩，後來徒落得個薄倖之名被人講論，話說故宋紹興年間，臨安雖然是個建都之地，富庶之鄉，其中乞丐的依然不少，那丐戶中有個爲頭的，名曰團頭，管着衆丐，衆丐叫化得東西來時，團頭要收他日頭錢，若是雨雪時，沒處叫化，團頭却熬些稀粥，養活這般丐戶，破衣破襖，也是團頭照管，所以這般丐戶，小心低氣，服着團頭，如奴一般，不

敢觸犯那團頭見成收些常例錢一般在衆丐戶中放債盤利若不嫖不賭依然做起大家事來他靠此爲生一時也不想改業只是一件團頭的名兒不好隨你掙得有田有地幾代發跡終是個叫化頭兒比不得平等百姓人家出外沒人恭敬只好閉着門自屋裡做大雖然如此若數着良賤二字只說娼優隸卒四般爲賤流到數不着那乞丐看來乞丐只是沒錢身上却無疤痕假如春秋時伍子胥逃難也曾吹簫於吳市中乞食唐時鄭元和做歌郎唱蓮花落後來富貴發達一床錦被遮蓋這都是叫化中出色的

可見此輩雖然被人輕賤到不比娼優隸卒閑話休題如今且說杭州城中一個團頭姓金名老大祖上到他做了七代團頭了掙得個完完全全的家事住的有好房子種的有好田園穿的有好衣喫的有好食真個廒多積粟囊有餘錢放債使婢雖不是頂富也是數得着的富家了那金老大有志氣把這團頭讓與族人金癩子做了自己見成受用不與這夥丐戶歪纏然雖如此里中口順還只叫他是團頭家其名不改金老大年五十餘喪妻無子止存一女名喚玉奴那玉奴生得十分美貌怎見得有詩為証

無瑕堪比玉　有態欲羞花
只少宮粧扮　分明張麗華

金老大愛此女如同珍寶、從小教他讀書識字、到十五六歲時、詩賦俱通、一寫一作、信手而成、更兼女工精巧、亦能調箏弄管、事事伶俐、金老大倚着女兒才貌、立心要將他嫁個士人、論來、就名門舊族中、急切要這一個女子、也是少的、可恨生於團頭之家、沒人相求、若是平常經紀人家、沒前程的、金老大又不肯扳他了、因此高低不就、把女兒直捱到一十八歲尚未許人、偶然有個鄰翁來說、太平橋下、有個書生、姓

莫名稽、年二十歲、一表人才、讀書飽學、只爲父母雙亡、家貧未娶、近日考中、補上太學生、情愿入贅人家、此人正與令愛相宜、何不招之爲婿、金老大道、就煩老翁作伐何如、鄰翁領命、逕到太平橋下、尋那莫秀才、對他說了、實不相瞞、祖宗曾做個團頭的、如今久不做了、只貪他好個女兒、又且家道富足、秀才若不棄嫌、老漢即當玉成其事、莫稽口雖不語、心下想道、我今衣食不周、無力婚娶、何不倚就他家、一舉兩得、也顧不得恥笑、乃對鄰翁說道、大伯所言雖妙、但我家貧乏聘、如何是好、鄰翁道、秀才但是允從、紙也不

賞一張、都在老漢身上、鄰翁回覆了、金老大擇個吉日金家到送一套新衣穿着莫秀才過門成親莫稽見玉奴才貌喜出望外不費一錢白白的得了個美妻、又且豐衣足食事事稱懷就是朋友輩中、曉得莫稽貧苦、無不相諒到也没人去笑他到了滿月、金老大備下盛席教女婿請他同學會友飲酒榮耀自家門戶、一連喫了六七日酒何期惱了族人金癩子、那癩子也是一班正理、他道你也是團頭、我也是團頭、只你多做了幾代掙得錢鈔在手、論起祖宗一脈、彼此無二、姪女玉奴招婿、也該請我喫盃喜酒如今請

人做滿月開宴六七日並無三寸長一寸澗的請帖兒到我你女婿做秀才難道就做尚書宰相我就不是親叔公坐不起攬頭直恁不覷人在眼裡我且去蒿惱他一場教他大家沒趣叫起五六十個丐戶一齊奔到金老大家裡來但見

開花帽子打結衫兒舊席片對着破氊條短竹根配着缺糙碗叫爹叫娘叫財主門前只見喧嘩弄蛇弄狗弄猢猻口內各呈伎倆敲板唱楊花惡聲聒耳打磚搽粉臉醜態逼人一班潑鬼聚成羣便是鍾馗收不得

金老大聽得門外鬧門看時那金癩子領着衆丐戶一擁而入嚷做一堂癩子逕奔席上揀好酒好食只顧喫口裡叫道快教姪婿夫妻來拜見叔公唬得衆秀才跕脚不住都逃席去了連莫稽也隨着衆朋友躲避金老大無可奈何只得再三央告道今日是我女婿請客不干我事改日專治一盃與你陪話又將許多錢鈔分賞衆丐戶又擡出兩甕好酒和些活雞活鵝之類敎衆丐戶送去癩子家當個折席直亂到黑夜方纔散去玉奴在房中氣得兩淚交流這一夜莫稽在朋友家借宿次早方回金老大見了女婿自

覺出醜滿面含羞莫稽心中未免也有三分不樂只
是大家不說出來正是

瘂子嘗黃栢　　苦味自家知

却說金玉奴只恨自已門風不好要挣個出頭乃勸
丈夫刻苦讀書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與丈夫
看又不吝供給之費請人會文會講又出貲財教丈
夫結交延譽莫稽由此才學日進名譽日起二十三
歲發解連科及第這日瓊林宴罷烏帽宮袍馬上迎
歸將到丈人家裡只見街坊上一羣小兒爭先來看
指道金團頭家女婿做了官也莫稽在馬上聽得此

[illegible]何難之有

言又不好攬事只得忍耐見了丈人猝然外面盡禮却包着一肚子忿氣想道早知有今日富貴怕沒王侯貴戚招贅成婚却拜個團頭做岳丈可不是終身之玷養出兒女來還是團頭的外孫被人傳作話柄如今事已如此妻又賢慧不犯七出之條不好決絕得正是事不三思終有後悔爲此心中怏怏只是不樂玉奴幾遍問而不荅正不知甚麼意故好笑那莫稽只想着今日富貴却忘了貧賤的時節把老婆資助成名一段功勞化爲春水這是他心術不端處不

一日莫稽謁選得授無爲軍司戶丈人治酒送行此

時衆丐戶料也不敢登門鬧吵了喜得臨安到無爲軍是一水之地莫稽領了妻子登舟起任行了數日到了采石江邊維舟北岸其夜月明如晝莫稽睡不能寐穿衣而起坐於船頭玩月四顧無人又想起團頭之事悶悶不悅忽然動一個惡念除非此婦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終身之恥心生一計走進船艙哄玉奴起來看月華玉奴已睡了莫稽再三逼他起身玉奴難逆丈夫之意只得披衣走至馬門口舒頭望月被莫稽出其不意牽出船頭推墮江中悄悄喚起舟人分付快開船前去重重有賞不可遲慢舟子不

知明白，急忙撐篙蕩槳，移舟千十里之外，任泊停當，方纔說道，適間奶奶因玩月墜水，撈救不及了，卻將三兩銀子賞與舟人爲酒錢，舟人會意，誰敢開口，船中雖跟得有幾個蠢婢子，只道主母眞個墜水，悲泣了一塲，丟開了手，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只爲團頭號不香　忍因得意棄糟糠
天緣結髮終難解　贏得人呼薄倖郎

你說事有湊巧，莫稽移船去後，剛剛有個淮西轉運使許德厚，也是新上任的，泊舟於采石北岸，正是莫稽先前推妻墜水處，許德厚和夫人推窗看月，開懷

飲酒，尚未曾睡，忽聞岸上啼哭，乃是婦人聲音，其聲哀怨，好生不忍，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個單身婦人坐於江岸，便教喚上船來，審其來歷，原來此婦正是無為軍司戶之妻金玉奴，初墜水時，魂飛魄蕩，已拚着必死，忽覺水中有物，托起兩足，隨波而行，近於江岸，玉奴掙扎上岸，舉目看時，江水茫茫，已不見了司戶之船，纔悟道丈夫貴而忘賤，故意欲溺死故妻，別圖良配，如今雖得了性命，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痛哭，見許公盤問，不免從頭至尾，細說一遍，說罷，哭之不已，連許公夫婦都感傷墮淚，勸道汝休得悲啼，

許公大是妙人

肯為我義女、再作道理、玉奴拜謝許公、分付夫人取乾衣替他通身換了、安排他後艙獨宿、教手下男女都稱他小姐、又分付舟人不許洩漏其事、不一日到淮西上任、那無為軍、正是他所屬地方、許公是莫司戶的上司、未免隨班參謁、許公見了莫司戶、心中想道、可惜一表人才、幹恁般薄倖之事、約過數月、許公對僚屬說道、下官有一女、頗有才貌、年已及笄、欲擇一佳婿贅之、諸君意中、有其人否、衆僚屬都聞得莫司戶、青年喪偶、齊聲薦他才品非凡、堪作東床之選、許公道、此子吾亦屬意久矣、但少年登第、心高望厚

未必肯贅吾家衆僚屬道彼出身寒門得公收拔如蒹葭倚玉樹何幸如之豈以人贅爲嫌乎許公道諸君既酌量可行可與莫司戶言之但云出自諸君之意以探其情莫說下官恐有妨礙衆人領命遂與莫稽說知此事要替他做媒莫稽正要攀高況且聯姻上司求之不得便欣然應道此事全仗玉成當效銜結之報衆人道當得當得隨即將言回復許公許公道雖承司戶不棄但下官夫婦鍾愛此女嬌養成性所以不捨得出嫁只怕司戶少年氣概不相饒讓或致小有嫌隙有傷下官夫婦之心須是預先講過凡

事容研些方敢替人奠人領命，又到司戶處傳話，司戶無不依允。此時司戶不比做秀才時節，一般用金花綵幣為納聘之儀，選了吉期，皮鬆骨癢，整備做轉運使的女婿。卻說許公先教夫人與玉奴說：「老相公憐你寡居，欲重贅一少年進士，你不可推阻。」玉奴答道：「奴家雖出寒門，頗知禮數，既與莫郎結髮，從一而終，雖然莫郎嫌貧棄賤，忍心害理，奴家各盡其道，豈肯改嫁，以傷婦節。」言畢，淚如雨下。夫人察他志誠，乃實說道：「老相公所說少年進士，就是莫郎。老相公恨其薄倖，務要你夫妻再合，只說有個親生女兒，要招

贅一婿，却教衆僚屬與莫郎議親，莫郎欣然聽命，只今晚入贅吾家，等他進房之時，須是如此如此，與你出這口嘔氣，玉奴方纔收淚，重匀粉面，再整新粧，打點結親之事，到晚，莫司戶冠帶齊整，帽插金花，身披紅錦，跨着雕鞍駿馬，兩班鼓樂前導，衆僚屬都來送親，一路行來，誰不喝采，正是

鼓樂喧闐白馬來　風流佳婿實奇哉
團頭喜換高門眷　采石江邊未足哀

是夜轉運司鋪氈結綵，大吹大擂，等候新女婿上門，莫司戶到門下馬，許公冠帶出迎，衆官僚都别去，莫

只素要面
命不少看
此一等打
縱快人心
[illegible]

司戶直入私宅新人用紅帕覆首兩個養娘扶將出來掌禮人在檻外唱禮雙雙拜了天地又拜了丈人丈母然後交拜禮畢送歸洞房做花燭筵席莫司戶此時心中如登九霄雲裡懽喜不可形容仰着臉昂然而入纔跨進房門忽然兩邊門側裡走出七八個老嫗丫鬟一個個手執籬竹細棒劈頭劈腦打將下來把紗帽都打脫了肩背上棒如雨下打得叫喊不迭正沒想一頭處莫司戶被打慌做一堆蹭倒只得叫聲丈人丈母救命只聽房中嬌聲宛轉分付道休打殺薄情郎且喚來相見眾人方纔住手七八個老

婢丫鬟扯耳朶拽肐膊好似六賊戲彌陀一般脚不點地擁到新人面前司戶口中遂說道下官何罪開眼看時畫燭輝煌照見上邊端端正正坐着個新人不是別人正是故妻金玉奴莫稽此時魂不附體亂嚷道有鬼有鬼衆人都笑起來只見許公自外而入叫道賢婿休疑此乃吾采石江頭所認之義女非鬼也莫稽心頭方纔住了跳慌忙跪下拱手道我莫稽知罪了望大人包容之許公道此事與下官無干只吾女沒說話就罷了玉奴唾其面罵道薄倖賊你不記宋弘有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當

初你空手贅入吾門諕得我家資助讀書延譽以致成名僥倖今日奴家亦望夫榮妻貴何期你忘恩負本就不念結髮之情恩將仇報將奴推墮江心幸然天天可憐得遇恩爹提救收爲義女倘然錢江魚之腹你別娶新人於心何忍今日有何顏面再與你完聚說罷放聲而哭千薄倖萬薄倖罵不住口莫稽滿面羞慚閉口無言只顧磕頭求恕許公見罵得勾了方纔把莫稽扶起勸玉奴道我兒息怒如今賢婿悔罪料然不敢輕慢你了你兩個雖然舊日夫妻在我家只算新婚花燭凡事看我之面閑言閑語一筆都

勾罷又對莫稽說道賢婿你自家不是休怪別人今宵只索忍耐我教你丈母來解勸就罷出房去少刻夫人來到又調停了許多說話兩個方纔和睦次日許公設宴管待新女婿將前日所下金花綵幣依舊送還道一女不受二聘賢婿前番在金家已費過了今番下官不敢重疊收受莫稽低頭無語許公又道賢婿常恨令岳翁卑賤以致夫婦失愛幾乎不終今下官備員如何只怕爵位不高尚未滿賢婿之意莫稽漲得面皮紅紫只是離席謝罪有詩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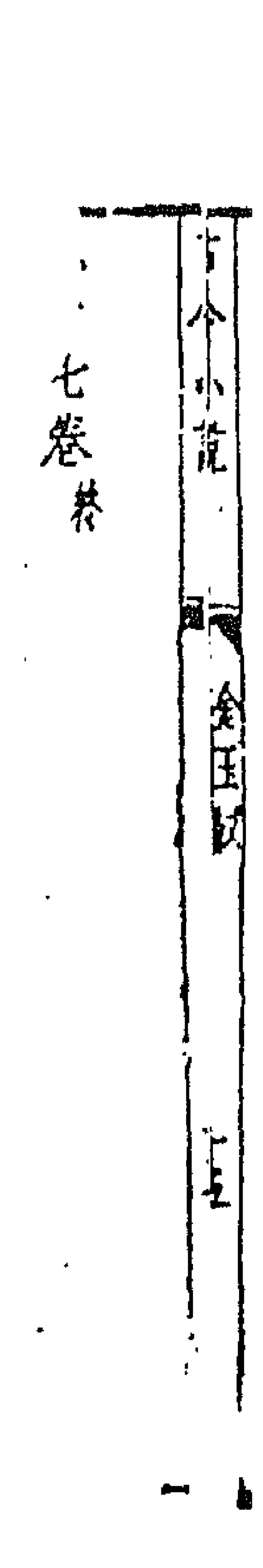
痴心指望締高姻　誰料新人是舊人

打罵一場羞滿面　問他何取岳翁新

自此莫稽與玉奴夫婦和好比前加倍許公共夫人待玉奴如真女待莫稽如真婿玉兒待許公夫婦亦與真爹媽無異連莫稽都感動了迎接團頭金老大在任所奉養送終後來許公夫婦之死金玉奴皆制重服以報其恩莫氏與許氏世世爲通家兄弟往來不絕詩云

宋弘守義稱高節　黃允休妻罵薄情

試看莫生婚再合　姻緣前定枉勞爭



七卷終